性善堂稿

五

欽定四庫全書

性善堂稿卷十五

宋 度正 撰

祭文

吳侍郎祭文

維嘉定七年歲次庚戌三月戊辰朔十一日丙子門生具位度正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近故判府安撫制置閣學侍郎吳公先生之靈嗚呼伊洙泗之絶學兮至皇朝而復傳奥肇端以迄今兮時僅踰於百年眇先

宵人之當權信黨人以醜正兮誅師勞以為愆公瀝血以陳詞兮竟觸怒而莫湔遂自投於寂寞兮曠十年而不遷徐浮言之雨涸兮來細札以招延登冊府以沉潛兮覽萬古之遺編冠獬豸以升進兮儼氣類其芊芊衆目傒其敷施兮作舟楫而濟川俄黨禍之忽作兮紛緡紳其拘牽鳳凰翔於青冥兮終下擊於鷹鸇將卷懷於明時兮慨遺老於林泉方洶洶其未艾兮忽改轍而易紘復網羅以參用兮畀一節於窮邊望修門而再入兮

嘗不仰公以為北斗而倚公以為泰山令其云亡朝廷
之大政令大因革何所考問後生小子將欲講摩詩書
誦習禮義者又何所歸依而思慕焉念袖書以謁公公
不以為狂狷既又謁於晦翁亦復蒙其愛憐念此生之
已晚幸及見於大賢自始迄今三十餘年悼晦翁之永
已如公精神壽考若將未艾亦復歸於黃泉嗚呼哀哉
無窮在後萬世在先將孰覺其瞶瞶將孰扶其奄奄敬
寓辭於一觴不知洙泗之潛然伏惟尚饗

春暖義高秋雲行潔冰霜慷慨壯厲臨事明敏有文武才畧通京氏易古文尚書事母至孝在家必聞續漢書曰尚少喪父事母至孝通京氏易古文尚書為吏潔清有文武才畧休譽固已著矣及其典牧必拓振賢才抽拔幽逸選名所任極當世之秀士養民有道為吏清潔為政嚴峻發摘姦非人謂神明進善愛人坐以待旦傾財竭已解釋怨結拯救危急以謝承漢書及陶淵明集錄八厨參修令聞彌崇暉光日新可謂盛德者已初奉歲計拜郎中除上虞長玄化潛洞百姓昭明擢任書佐

待以不凡表孝女墓係隱儒門優賢章善遠近竒之遷文安令遇時疾疫穀貴人飢開倉廪咸蒙其濟以曹娥碑謝承漢書袁宏漢紀附傳范曄漢書列傳參修凡歴數縣恩信並宣令行禁止以從父憂去官更舉孝廉為右校令是時南蠻蠢動擢拜荆州刺史躬率部曲勞逸與俱廣募蠻夷明設購賞進軍奮擊遂大破之降者數萬餘黨猶盛復激勵士衆乘其憤踴徑赴賊屯以袁宏漢紀附傳范曄漢書列傳洪氏隸釋修入殲彼兇醜殊俗賔服遠人用綏封右鄉侯遷遼東太守案遷遼東太守據漢

書作桂陽太守與此異謹識於此旬月之間蕆貉寧輯會楊賊案楊賊漢書作桂陽賊胡蘭等與此異謹識於此畔於南鄙乘征戍忿恚相與為亂攻陷桂陽焚燒郡縣衆遂至數萬轉攻零陵乃命將幽冀黎陽烏桓步騎且發郡兵并勢討擊以范曄漢書本傳修入遂拜中郎將料敵制勝威謀合神持重優于營平深入則輕冠軍撫士掘于李廣御衆則逾冠恂清明之德海内稱之宣力勤慮按勤慮原本誤作勤慮令据漢書改正不矜不伐以范曄漢書冠恂傳及本傳論及陶淵明集録八厨參修與士卒同滋味必達井辦幕然後飲

舍惠以厚下説以犯難是故所征輒克師徒無頓奔命首尾人畏威烈窮追遠討削平多壘冦阻以清桂陽之役斬首獻馘者三千五百級以范曄漢書本傳論賛參修狂冦殄殪干戈載戢徒馬以聞朝貪厥重復拜荆州刺史以故秩居册書慰篤因賜錢百萬餘人各有差以勞定功申命舊邦人習其政不言而治年五十延熹九年卒於官南國之人莫不悲傷之以范曄漢書修入荆域號慕雖周人之思名伯弗此踰也于是吏感清廟之頌歎祈父之詩乃相

與琢辭于石曰於惟我侯允懿允明文武是該克忠克貞粤初發藻在彼上虞邁種厥德惟懷永圖爰施有政政在養民彰善癉惡輝光日新帝咨四岳乃命徂征恢我王畧大寇以清民所賴矣（以陶淵明録謝承袁宏紀范曄書參修）匪禄是榮無言不讎帝揚厥聲俾作侯服往撫于荆惟河是經芒芒南夏千里而遐蠢茲戎醜叫呼紛呶我侯載來德威並加式遏寇虐人斯無譁育我鷄犬長我桑麻輯我疆土寧我邦家（以漢紀漢書參修）截彼海外績莫匪嘉天生

我侯實為民望心乎其愛四方是仰如何不永遽爾淪喪嗟嗟我侯穎異瓌奇輔以學問貫以書詩為民父母有惠有慈有勲有勞有猷有為為而不怠至理怡兮行而不息美行馳兮用而不匱實德施兮以續漢書修入沒而不汚芳烈遺兮

墓誌銘

趙公茂墓誌銘

紹興末秦氏用事日久權勢熏灼士大夫率以為一德

秦氏死朝議欲擢用之而先生不幸前卒矣其結髮入鄉校聞先生所對策語踴躍欣慕每誦之於口恨生晚不得親拜先生師範其萬一後十餘年始識公茂公茂先生猶子也少從先生學為人剛直持論甚確有先生之風公茂捧鄉書時氣雄力豪謂科級可拾取已迺擯於有司晚該特奏人疑不肯就公茂欣然而往將行謂親友曰吾老矣所以不憚萬里風波之險者欲以疇昔所得於叔父者傾寫於君之前草茅之語一徹宸聽吾

庠使諸生矜式成都豪士趙有之負其氣於人無所假借士有不可於意往往唾其面一見公茂和顔柔色握手相好有之折節下士公茂以德服人識者兩賢之邑簿樊文若以文會邑之士館之龍多誘公茂掌其筆削樊一日載酒過山中且使侑尊者歌以為樂所歌鄙俚公茂起曰諸生蒙俎豆濟濟在列將於大夫觀禮且春秋七子賦詩君子知其可以為列國大夫今歌詞如此諸生何觀請徹之若必欲不廢公燕之樂則有赤壁之

侍疾已負終天之痛今將葬願得吾子銘以慰九原以綏不孝之罪其與公茂父子交銘其可辭銘曰有古大賢出於吾鄉吾不得見中心不忘幸見公茂尚有遺風矢謨於君允也令終奕奕公茂再世齊志久屈必伸勉哉孫子

涪州教授陳孚由墓誌銘

正年十六七時聞南峯羅堅甫巴岳陳孚由遊郡庠皆以妙年明經屢冠諸生聲譽赫然意甚慕之已而束書

入郡城首求交於堅甫孚由堅甫孚由一見相好如手足兄弟相與為古文用力於古學而不為世俗之學堅甫少正一歲孚由少正二歲堅甫治春秋時孚由治易而正治周禮孚由曰吾於易亦頗窺見三聖門戶然吾世經周禮今若捨吾父之業而不修則人其謂我何於是復治周禮吾鄉之為周禮數十人其間老於經者亦多正一無所畏而獨畏孚由也淳熙巳酉正薦於鄉堅甫薦於漕司而孚由偶失之其年秋正奏名外省而堅

發六世祖彥瑫以經學教授于壁山因徙家焉瑫生承
祐祐生文進進二子次曰繼習是為㝷由之曾祖大觀
間復居巴岳之下生同超是為㝷由之祖超生子震是
為㝷由之父㝷由英邁不羣讀書必求其指歸然後發
之論議故引筆數千言不休粲然皆有條理見者驚歎
其父亦曰吾家屢遷與陳氏者其此子乎吾當大吾門
閭以俟之先是舊居庳陋弗稱於是改作㝷由年尚少
見其父期之遠益感激奮勵誓力學致身以承其父之

七人男曰孜曰薦老早卒曰應老出為人後曰憖女長適羅仲禮次在室季早夭內外孫男二人㝷由天才既高其為文探幽發微斬落陳言有追古作者之志其卒也得古賦詩書簡啓序記跋誌銘講義雜著等凡三十卷為爐峯集藏於家孜等將以十一年十一月丁酉併舉前夫人之喪合葬于其鄉震山之原書來請銘正惟㝷由之父字君德經明行修鄉里推為前輩亦與正為忘年友正嘗過其家拜之今三十年㝷由既不幸其父

亦已考終正也偶後死忍不為之銘銘曰嗚呼寻由篤
於典墳自其少時超然不羣事親以孝斯可事君正少
愚賤於道也勤頼此良友共興斯文天實奪之不大顯
聞彼其之子何為紛紛慨念及此心馬如焚作此銘詩
永播清芬

性善堂稿卷十四　　宋　度正　撰

墓誌銘

故太原王夫人墓誌銘

正以大帥長沙吳公之招訓遵寧石室遂寧譚生在二三子中貌甚淳禮甚恭退閱其贄甚通已而察其行趨向甚正其心愛之每見輒勉以卒業明年秋生來且述其父之言曰吾母棄諸孤令六年吾學無成且生不能以

祿養沒又不能顯揚潛德隱行他日何以見吾母地下
吾聞度訓導今之以文學鳴者汝幸從之遊汝其以是
為請庶幾愛而銘之以託不朽是汝能釋吾之責也正
謝不敢而生日趨賔階以叩不可奪正重惟孝子慈孫
之志拳拳如此在正有不得而終辭者則序而銘之夫
人諱蔡姓王氏世世為長江鉅族曾祖之臯鄉里稱其長
者年九十八而終祖豐父安世世少有聲塲屋卒不偶鄉
里人師尊之號曰王先生娶何氏生二女夫人長而賢

父母愛之嘗曰老夫婦不幸無子命也得佳壻以辦吾事足矣遂以諾譚氏子彥才彥才方登門而彥才之兄未娶而卒夫人曰吾豈可以徇私愛曠舅姑溫凊耶即日歸譚氏後夫人父不禄家事凌替不堪其憂夫人思歸慰其母義不可得則迎之私室以便奉養舅姑性嚴毅夫人左右承順卒無間言夫人治家有法度量入為出以是伏臘之計常綽然有餘性好施予内賙其親戚外及其鄉黨婚者喪者生子者皆給之歲飢一鄉之人

且釀力命浮屠薦冥福嗚呼輿夫狼戾不恤生而萬口
欲其速死者大異矣近世士風不競讀書為儒非不自
以為高也至其臨財往往計較錙銖視寒餒仆溝壑不
肯拔一毛至妄意福利則委之老佛如糞土夫人臨終
訓戒子孫謂施僧道莫若濟貧乏其視鄙吝而迷溺者
豈不賢哉余是以具論之銘曰性明而達行粹而温匪
善弗為匪仁弗存種德之報在其子孫諸孫詵詵必大
其門我作銘詩以詔來昆

屏不御蔬布案晚歲屏不御蔬布句不可解疑有脫誤持律甚嚴約已節用

一介不妄與至親間一急難極力資助畧無吝色大夫

公捐館時治命以五百金為安人奩具且使其子掌之

既而莫償安人曰向先人治命慮家貧也我今幸有托

我視兄猶父也可計較耶遂不復受靜淵平生樂施與

家亦以之匱晚寓吾鄉民力素貧曦叛後連年荒旱多

所賙給安人悉力助之靜淵既捐館家徒四壁諸姪之

典州者各分俸為安人置田宅為娛老計在郡之西湖

堂奥粗備植松竹蒔花菓為亭為沼以奉燕游安人曰若專從事于此何以訓勉孫曹乃更為堂取靜淵詰詞中語榜曰操修翼两齋合而名之曰西湖書院故兵部郎中謝公艮嘗為記之嘉定辛巳忽染風痺之疾幾殆其婦謝刲股以進翌日疾乃瘳言動飲食一如平時但足弱耳明年孟秋疾復作顧其婦曰為我語諸孫宜修身謹行他不必問疾革整衣衾恬然正卧以二十五日卒享年九十有四靜淵既升朝遇慶元郊封孺人開禧

大饗明堂如令封子若干人孫若干人安人天資淵媺純誠務實教子孫不以富貴利達為欣羨而以聞善為義為急其孫鑰夫被賞延時嘗再舉進士矣族黨勉以赴調請於安人安人曰孰不仰禄然未壯而仕廢其學不可後五年當路致之且力請於安人又不可去年冬忽語鑰夫曰汝欲調官寧無廢學鑰夫曰不敢乃許之於是鑰夫來言曰鑰夫生兩歲而孤所以撫育教誨使不至於顛越者緊吾祖母是賴令禄已不逮養抱終天

無涯之痛向也嘗卜宅兆於石照縣龍塘莊之原將以
明年某月某日葬顧得先生為之銘以掩諸幽以信于
後以贖其不孝之罪正惟始者試吏幸嘗與靜淵聯仕
於遂寧相與既深固知其內之賢也後二十年後鑰夫
從正遊觀其趨嚮審其所得於家庭者又益知安人之
懿行如鑰夫所狀者之不誣令其葬矣於銘何可辭銘
曰汾之源兮深深汾之流兮洽洽會于天潢兮有典有
型淑儀懿範兮充于户庭佩蘭芷兮餐參苓天何為兮

霜夜零履艱棘兮色不形目炯炯兮髮星星如松柏之茂兮則百斯齡五福兼備兮且康寧雖無贏金兮笥有羣經乃種孔嘉兮乃發惟馨謂余不信兮來考斯銘

張孺人墓誌銘

前通判成州趙式父運與遺其子嶶來言曰先孺人棄諸孤諸孤哀慕夙夜不寧今七閱月宅兆既成將以今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勉奉大葬重惟先孺人平日行乎家庭施於宗族以及乎隣里鄉黨者具有本末今而無

以傳示久遠是重不孝之罪也子盍為我書之甚發書泣曰某不孝越在草土荒迷不能執筆誠無以堪此事則又曰始子入對集英過吾鄉吾方居具慶下子來敘同年之好則請升堂拜吾父吾母是日吾父吾母甚悅期子甚遠昨者子領左符來吾鄉又屢得拜子之父子之母視之如往時吾父吾母之視子今天降酷罰兩家之親不幸至大故以吾之痛毒知子之不堪也然子之喪其親今也亦既以朞月矣子則哀其親而遂無以及

人之親其如朋友之義何凡三往返不能却其請益
勤乃不敢終辭因為叙其大槩以銘焉孺人諱慧清
姓張氏世為洺州人其居號張村以財雄於鄉曾祖
陟贈忠訓郎祖周登政和二年武舉第仕至武翼郎
考潛保義郎妣竹氏某州軍團練使四廂指揮使秉
之女孺人生撫州金谿性慈仁而氣剛直有河北之
風及歸木洞趙氏為冢婦乃能怡顏下氣順事其姑
輯睦二姒每事必問而後行內外宗族率皆宜之凡

祭祀賔客修治黍稷祇飭蔬菓為酒為醴靡不精潔
士大夫往來三峽者歎異焉自處儉約見凍餒者與
厄疾者必惻然加恵及專家政躬自操執飯食率後
於人衣服器用務從質素晚雖豐裕且就禄養亦不
改坐必端莊未嘗傾倚被酒即起家人勸之稍自舒
散者輒作色曰父母訓我如此至死不變常有氣懣
疾自七十以上脫然無復他苦更康強步履輕健至
是復覺氣懣命家人扶坐胡床少頃而逝實嘉定十

六年四月二十有九日得年八十有九子男三人長
某先二十年卒次運與宣教郎季遇女二人長適魯
仲璉次適何震孫孫男七人曰衛曰衡鄉貢進士曰
衛曰徽曰衎曰衡曰衢女八人歲在甲寅天子推慶
壽恩特封孺人孺人性孝慈友弟每歲子孫環侍奉
卮酒以進按此下有脫誤原本所載銘云維人之生稟命于天其賦也均其受也全二氣流行清濁以宣或鍾其會或蹈其偏或達而夭或窮而延有美斯人溫厚粹淵宗族稱孝鄉黨稱賢鄉賢彙征如茅斯連獨不得進優游林泉疇昔及門黄髮華顛雞犬馴馴清風蕭然詩書滿家子孫滿前壽考康寧

八十四年乃書其事銘于新阡庶幾來者將有考焉
按此銘不知何人之銘詳其文義決非張孺人之銘
也係當時鈔寫之誤無
別本可校仍附錄於此

跋

書易學啓蒙後

伊川易傳既成然猶改正不已有欲觀者第出而示之未傳以本暨易簀方以授張思叔尹彥明益慮其本既傳後復有所更定學者莫知所適從往往或以前為信後為疑而反誤學者故謹之耳晦菴先生為易傳方脫

纂時天下已盛傳之正嘗以為請先生曰學者宜觀啓蒙時先生已授後山蔡季通則謂正曰子往取而觀之易之學庶幾可求矣先生益不自以易傳為善也啓蒙之為書發明象數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蘊益集古聖之大成也然先生之於易以為本為卜筮而作方作易傳時其說已自如此二書之指雖精粗之不同而其大本亦未嘗不同也後之學者觀之易傳則可見先生初年學易所以發明彖象文言者如此觀之啓蒙則可見先

主後來學易所以舉綱撮要開示後學者如此本末先後自有次第不可不知也然今之學者類卜筮為術家象數之末矣易為性命之書於先生易本為卜筮而作之言有不釋然者是蓋見乾元以下論説甚大不但施於卜筮而已也不知伏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六畫之外初無一詞當其時也不以卜筮將何以乎但聖人之卜筮所以决吉凶動静存亡進退之幾所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以前民用雖不離乎象數

書晦菴易學啓蒙後

正嘗請問易有聖人之道四占特其一法耳易之道宜無不該先生傳易專以占之一法推之何也曰易之道固無不該然聖人作易本為卜筮以前民用令從其所自起而求之庶幾可以見聖人之意耳正時雖不敢復問然其心中猶有未釋然者一日先生使人呼之親以古今家儀一書了翁台州謝表一道書藁一紙筆一束授焉正退閱其書藁其一答王峴秀才書論為學以收

由起而其體制與詩書文字絶不相類先生所以斷然
為是說者葢將以發千古之秘使學者推本而求之而
自識其所以然耳其曰此難讀不若詩書論孟之明白
易曉者非謂學者不必從事於此而可以束之高閣也
葢學者之病病在於馳騖高遠而遺其卑近未能知夫
洒掃應對之節而妄意於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未能識
夫事親從兄之實而妄意於範圍天地之化曲成萬物
通晝夜之道曾不致謹於下學之功而汲汲於上達之

加一倍之法他日舉似康節康節歎其敏悟其後伊川問一倍之説則曰當時因試院中無事偶取而推求之見其如此今不復記矣正每讀遺書至此再三致思而莫能入則未嘗不恨其説之無傳也後始得啓蒙讀之於是洒然使人無復遺憾嗚呼先生之於是書發明先聖賢已絶之微言多矣讀者其毋以易心求之嘉定六年四月巳卯門人巴川度正謹書

跋吕與叔易章句

余家舊藏吕與叔文集禮記解詩傳而未見易章句豫章羅傳之堅甫得之刻之陽安之學宮與叔初學於横渠横渠卒始從二程伊川甞謂其巳經横渠指受者雖有未盡重於改易葢如中者道之所自出之類是也今觀易章句其間亦有與横渠異而與伊川同者然皆其一卦一爻之間小有差異而非其大義所在其大義所在大抵同耳横渠之學究其天人之藴如西銘之意伊川以為孟子以來學者之所不到則固無可議至論清

虛一大而有清者神濁者不神之說論窮理盡性至命
而有浚流窮源之說則伊川蓋嘗以為有未安者使天
假之年日新又新義精仁熟則其所到又豈止於是而
已也考之東見録伊川橫渠之言辨析於毫釐之間反
復曲折以求夫至當之歸者無所不至與叔皆詳書而
備録之吾知與叔於此消釋於其所疑融會於其所得
者蓋不少矣決非有所吝者也雖然世之學者習於所
聞者執而不變安於所見者固而不化其於徙義之勇

于右況紹興以來復仍其故顔孟居左為一列乃其舊
章而揮麈録所載皆好事者强為之説而非其實耳正
竊惟聖宗受命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葢自太祖皇
帝首製文宣王賛官其四十四世孫宜以為曲阜簿而
親謁于廟者二太宗襃封宜為文宣公而親謁于廟者
三真宗幸曲阜謁廟展拜又親製賛又幸孔林降輿乗
馬至其墓次設奠再拜神宗詔以孟子配食徽宗詔繪
子思列于從祀高宗中興又親製賛文至七十二賢亦

斯適從先生之子得之以歸分教陽安始倣其制而為之器其餘亦皆考焉以從既又刻之版以貽同志可謂知所本矣然先生此書亦有未備者紹興初故侍講文定胡公嘗謂康節明道伊川横渠著書立言發明聖人之學有大功于名教乞下禮官討論封爵載在祀典以詔後學乾道中故太學録魏公亦謂安石學術不正誤天下國家乞黜安石而升濂溪二程横渠皆未及行今先生既未暇及此而廟位次序列安石于末而無所議

汪玉山帥蜀薦蜀士十人山齋樊公為首遂自眉倅得
雅安朝廷方欲進用時山齋年六十起居甚健遽丐閒
不就士大夫以是益高之人謂山齋中流勇退若將厭
薄世故一丘一壑逍遥物外者忽見胡氏子侍父母篤
疾有至行則為之賦詩又為之率鄉之賢者同賦汲汲
然推美稱道若將不可及者然後知山齋為盛德君子
而非矯世以自高者也正聞故中書舍人閻公既引年
而歸有宣和宰相之弟寓其鄉適與為鄰者閻公論之

曰臣不顧與此人同鄉朝廷從其言為移徙他郡嗚呼山齋之詩所以勵人子之孝于其親者閭公之言所以勸人臣之忠于其君者二公于閒居謝事之餘其隨事著見卓然如此其立乎本朝見之行事槩可知矣天下風俗其有不厚者乎正不及見二公獨幸得識山齋之子士廸所謂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者也一日出示此詩其所以警世俗之偷薄雖凜然若不可犯而其忠厚惻怛之意亦藹然見于筆墨之外往時馮縉雲過成都

與諸名士分韻賦梅龍餘一字莫可付時山齋在青衣特以付之其為當時推重益如此況其晚年之作乎因併書之使刻而列之鄉校以見前輩維持風俗之意云嘉定六年二月癸亥山陽度正謹書

跋濂溪序彭推官宿崇勝院詩後

濂溪雅好佳山水復喜吟咏吾鄉北巖釣魚巴岳龍多皆其勝處意其當時經游所賦所題必有存者每至其處從容搜訪不復可得嘉定十二年冬邸吏報至正蒙

恩知重慶軍府事有溫泉寺僧於過道得片石髣髴若有字畫者拂拭之見其姓名曰新使君每誦説濂溪先生此其筆迹耶則以告吾友羅堅甫堅甫以告時正方集濂溪遺文且修其年譜得之喜甚此序乃濂溪自述其平日所歷比其他所記最為詳備濂溪初仕時年方踰冠從而講學者已如此亦足見其聞道之甚早也謹按明道十四五伊川十三四從濂溪學問遂厭科舉慨然有求道之志其後推官之子一見明道歎其老成遂

以女妻之其講聞之久益有所自矣推官以其子貴贈尚書濂溪既盛稱其詩而明道亦謂其治經術以能詩名世慷慨有大節仕不得志未老而以東宮官退居二先生所推如此然正閱百家詩選及江西宗派皆無之嗚呼前輩遠矣後生日趨于文貴華而賤實遂使大雅清風之作日以湮晦可勝歎哉正恐此刻躪藉之餘久而漫滅遂摹刻二石一置郡齋一置濂溪祠堂以示吾黨之士十四年四月十二日

文靖公程文跋（代吳侍郎）

此文靖呂公少時應舉之作也案家狀習春秋論語墨義詩賦雜文時務策今存者惟春秋論語墨義各十道詩賦論各一首賦與論意緒宏遠已有宰天下之氣獨經義不工葢時未尚經術耳初公為小官伯父文穆公已深器之薦之真廟已而遂相仁宗公雖長于智慮然其為相實以安靜為本每不欲有所更張當時范文正公歐陽文忠公輩亦皆不樂之然公處之泰然葢未嘗

益昌總使漕使皆不敢出寺丞獨攜酒菓挈正謁之於所寓館從容終日而後歸明日總使漕使以正嘗登後溪之門遂各使其屬洎正往餞之又明日送者至百堂寺皆辭正獨至三泉正不欲入城留龍門會其日中秋月夜三泉使君訪後溪後溪曰吾有客在此可共坐否使君至使人見招平明使君去正過金牛別後溪寺丞自十四至十六三具酒相約應者辭以疾此日又具酒且曰客不來傳言者不達耳應者皇恐吐實曰官無他

學不傳久矣自濂溪始發明之一傳而為伊川兄弟當時驟聞之者類多駭愕忌日不御酒肉禮也而謂正叔不好佛何為食素慶弔不同日禮也而謂聞哭而不歌未聞歌則不哭至於不勝其忿遂直指以為姦邪所見不同至於如此公雖以龜山為乖異然其心拳拳然欲相與往復商議有問之弗通弗措之意視夫一言不合輒相詆毀不顧天下後世之公論者豈不相千萬哉公之六世孫仲蓍出示此書三復之餘不勝仰歎因具述

其事以示同志嘉定十一年四月十九日山陽度正伯周甫書

書山谷手帖後

山谷謂濂溪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延平以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又謂其學者曰宜常存此於胷中以自涵養又曰應事接物胷中無滯礙方是洒落學者至於是將無入而不自得矣方𡙇京得志痛斥元祐諸人生者遠竄死者追削搢紳之禍酷矣山谷於是移書其家如

平日豈曽中洒落人固自爾耶山谷之世孫出示此卷覽之慨然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顧為賦之云

跋伊川先生帖後

正為遂寧户掾友人王君世垕數數為正言城西傅君光家藏先正韓范諸公手蹟甚富廼祖大夫公嘉祐初實見濂溪周先生于合陽求教先生手書家人艮遇等説贈之其後程太中公知漢州大夫公時為邑西川又得交伊川兄弟問手筆相問往往皆在正每見王君必

悉意咨懇屬以訪求周程諸先生手蹟慶元二年正月四日王君忽自山中來謁講禮已袖出伊川先生手狀一幅徐加考訂殆先生入蜀時筆也大夫公集以為日記冊此板起六日終七月十六日內載王氏父子呂氏兄弟遷擢蓋熙寧間日報作細字背面皆滿先生字處闕之獨得不謾又問濂溪書曰亡矣正且悲且喜謂王君曰正不敏讀諸先生遺書學其學求其道今十餘年矣每見當時一事一物如南國之棠曲阜之履旁皇不

忍去之也今此紙幸脫於敗爛之中然諸先生所以開
示後世者世方以為奇貨安知叔孫武叔輩見之不遂
棄之水火耶為我謝傳君正奉藏之俾勿壞其年秋傳
君來言甘先生之書謹如命大夫公諱者字伯壽名在
元符黨籍字用之世臣字叔載後學樂活度正謹書

按此篇見朱晦庵大全集跋度正家
藏伊川先生帖後今採録補入

國立中央圖書館